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中說卷七

宋阮逸註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
晉惠

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
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

楚公作難賈瓊去

之

楚難注
見上

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

恒卦象云也瓊
事楚公不預事温

彥博問知子曰無知

彥博本以多知為問
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

識

不言
如愚

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直其然乎

常
棟

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

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

以順帝之則也

大推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

馬

謂大推

有一國之作馬

謂國風

有神明之作馬

謂頌

吳季札

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

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

子曰

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

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

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
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

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
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

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子曰太和之主
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

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先也有心於治美矣

未成化是朱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

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

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

蓋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
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

瑜云曹公託名漢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
相實漢之賊是也

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
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

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

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

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

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

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

其通歸箋云今政
亂憂病必有之歸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必君元魏

且居先王之國

洛都

受先王之道

建明堂修典禮

予先王之民矣

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
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

謂之何哉

何為不帝

董常曰

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

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
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

子曰主中國者將在真

主也

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在真主

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

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
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

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

也雖實去尚追懷之

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

魏至孝文方得紀帝

子曰

賈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

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

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

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

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

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

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以先王為公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

陳亡而具五國何也

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

子曰江東中國

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

晉懷帝永嘉

嘉二年琅邪王叔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

而卒不貴

貴猶無人也

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

桓玄篡位劉裕興馬

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

宋嘗

是無多賢人使然

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

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

及其亡也

君子猶懷之

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

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

以歸其國

且言其國亡也

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

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

與禮尚淫靡之文自

取亡國故曰自亡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

喪奔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

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

國之志

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

四

真守長安此
復中國志也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

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

齊梁陳不

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

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

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

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

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泣然而興

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

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

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

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

邱扶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邱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邱之往不可期其

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喻也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

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謂末

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

問諸儒經義淳于沒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

分年梯閣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

善也誥君以告于下也冊君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

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謂本

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

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道一也禮曰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

率性之謂道教而夫子不盡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

以道教之乎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

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裴晞問穆公之事

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

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

明齊魏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

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應聘列國未嘗暫暇

子曰有之

矣其勞也敢違天乎

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

焉知

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

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

也何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

之深識禮樂之情

若周公是也

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

恕鼓之以利害不動

若孟軻是也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

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

若伯夷叔齊是也齷測角反

子曰降

此則穿窬之人爾

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穿窬

者爾爾
容未反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負矣

若漢之張禹魏之鍾
繇晉之張華之類備

負相位實非
及民之政也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

亂矣

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
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

內史薛公謂

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

薛道衡自謂淫
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

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顏綱

詠古詩也顏綱
謂六朝文弊

子將之陝

河南陝縣
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馬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

恭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子凶言君下用剛也

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

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

答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

曰盍說乎

游說

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

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

之詞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

志其唯君子乎

困卦辭云正大人吉未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

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

止於獲麟

麟不遇時天命窮矣

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先王之道掃地而求
更新是人事極矣

於是乎天人備矣

春秋王次春正
次王是天人

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
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

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此董仲舒解
春秋云也

故君子備之子曰

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

可與共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
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

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
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
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

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
下之通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

變權
也反

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

能為此哉

大業可革

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革用

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

天下之時也

闕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

時而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

爻效

趨時有六動焉吉凶

悔吝所以不同也

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

收曰敢問六爻之

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

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

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

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息子曰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

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以子赴洛常死在洛道

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

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

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

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

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

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

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亂世當如此

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

崩則漢祚可見矣

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天帝崩使漢祚

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

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

彰者也

三者必然之理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

策今亡

董常曰噫三

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

極者謂動也

子曰十二策若行

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

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

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

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開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辨不得已

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

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

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

孟子因邪說之氣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正統之氣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台宮

在其下可以立
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

沖虛也老子曰
道沖而用之言

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
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為詞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

之理得矣

易簡言無為也道沖用則
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

子曰有大功也

註見上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

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
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

相和如遇雨吉
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

惠才惠也元
王名交好書

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
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

王子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
廷等是特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

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

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問東平王蒼子曰

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

是仁也 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

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不

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

呂后

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

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

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

惠帝喪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歷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歷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
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七

中說卷八

宋阮逸註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字叔翁
京兆長安人

良為漢宣帝相練伐西域是時令
畧作開邊且今議是時令子曰孰謂齊文正

而善揚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
業自許而譽於為政然善揚遵彥又

似此曹楊相字遵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
氏名宏都洛陽

房事跡註見上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玉虬不能
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

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謂陳思王善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

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

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密矣

董常問古

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

子曰又

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

抵許也

曲而不佞者矣

廣推其類終乎中道

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

乎

常問一知十

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

全吾與爾有矣

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

之谿

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

子遂得潛乎

潛隱也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詩正月篇也箋云喻

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

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

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箋云彼王求我

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誓誓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

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

爾輔

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弃其輔遠賢也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

箋云車度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

感愴長言之終

其意也

既而曰不可為矣

言隋必亡不可救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

正性

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不可縱必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之

樂以和德

德不可苦必

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

樂以和之

也

易以知來

生生不窮是來也

先王之蘊盡矣

蘊與曠也

王孝逸曰

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

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

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

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

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

生亦足矣
結陸列反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

吳欽史傳不顯

其

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

欣悅

也焦猶才也才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

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

晏安也言不欣噏而自安

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

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

裴嘉未見

薛方士預焉

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婚禮三

子聞之曰

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

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

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也常經

正則義存若五始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不可移易是也

公羊傳曰及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權義舉而皇極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立矣取表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

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

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下之周未改

書也

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

無定國謂南北

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

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

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

體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

子曰斯

謂皇之不極

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

之曰人力盡矣

魏郡白清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家不暫捨

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

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

其禮乎

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公

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

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

以天命之所歸乎

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為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傳

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

禮得而道存矣

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

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

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

況玄素有心於克已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
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

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

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蓋子之辯排揚墨皆不得已也

董常聞之曰君子有

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

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

陣時可無為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善董常聞辯知時也

文中

子曰聞諂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為諂

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

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

矣

如天不
息者

盖有焉我未之見也

因以
激常

子曰年不豐兵不

息吾已矣夫

年天也
兵人也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

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黃公侯
生未見

房玄齡

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

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

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

修已以及
天下漸也

玄齡曰如主何

再問
正主

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

蕭何知其主
不可以正也

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
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

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

庶可以事人也

言隋主不可正

江都有變

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子有

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

道謂先王典禮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

後禮樂可稱也

稱舉也

斯已矣

斯隋不能舉

收曰何謂也子曰

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

變是歲庶長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

平又和之終貞觀三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

偷偷薄也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

且貴賤有

等

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

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薛收曰辯

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

習十二策誦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

基世南兄也楊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楊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

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

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

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揚子曰鴻飛冥冥冥弋者向慕文中子

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

仲舒量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

成業成所迷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

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蝥

也纖恠者義之蠹也蝥蝥皆喻害物蝥亡遇反蝥從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

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音祚則元經

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

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

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

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

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禮亦謂此次序子

述婚禮

述在禮論

賈瓊曰今皆亡又馬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

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

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

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盡而不薦可子曰古者進

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

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猶

懼不免不免詩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哀亂之世賢人

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子讀說苑

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

其說禮樂可左右教

化

子之韓城

馮翊有韓城縣

自龍門關先濟

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

州今河中有縣

賈瓊程元後

從行在後

關吏仇璋

字伯成

止之曰先濟

者為誰

止二子問之

吾視其頽頽如也重而不亢

頽重之貌亢昂也

目燦如也澈而不瞬

澈清也瞬目曰瞬

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敦厚

闕深也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

參參然盛貌

與之行俯然

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

言狀貌皆異常

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

守默斯人殆似也

鞠躬謂卑俯
守默謂泛應

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

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

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

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

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

幾馬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馬

關子明霍沒皆隱
於樵漁幾近也

吾

將退而求諸野矣

野謂
漁樵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機易
池

多

動不可與久處

心易
躁

吾願見偽靜詐儉者

矯時罕真
靜儉者

賈

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

其門矣

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

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瓊也明而毅故曰強

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

無諾責

不責人以必諾

無財怨

不以財使人怨

無專利

必先利人

無苟說

所悅

必以道

無伐善

不自矜伐

無棄人

片善亦取

無畜憾

不念舊惡

薛收曰請

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

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

似之

囊囊者華篇註曰似嗣也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

擇可交則與交

小人

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

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

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

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

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

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

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

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

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

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

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

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

光武故人不仕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

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

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

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階亂剝

我將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

說苑芮城說苑註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

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

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

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先言

王之道非疑能及答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

云吾亦然實勉之爾爾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

正直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

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

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

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

君子不為

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

直夫如是故全

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

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

心未樹也

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

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

訐訐斥言也無固執

固執無抵觸

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

乎

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

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

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

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

子笑而不

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

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任念故樂然笑之

子謂仇璋

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八

謹案卷五第六頁前三行無隕獲刊本訛無損獲
據禮記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漢文景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刊
本漢訛後景訛帝據漢書改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崔姓帝嘗姜嫫之後按唐書
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齊丁公若姜嫫之後則
姬姓矣此誤

第二頁前三行字元子刊本訛字子元據晉書改

第七頁後七行謂門人曰刊本門訛則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未知孰是按顧炎武曰據史記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古吳虞字通用論語左傳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第十頁前六行漢置八使行郡國刊本脫郡字據

後漢書增

卷七第三頁前四行是歲丙申皇始元年刊本始
訛后據魏書改

第三頁前七行未敢告動民心去之按詩箋不敢
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卷八第六頁後七行弋者何慕按法言慕作篡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龔煇遠

謄錄監生 臣沈元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
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卷九

宋 阮逸 註

立命篇

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

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

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

歸之於天

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

之謂乎

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

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

自取董

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

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子曰誠

哉惟人所召

召亦取也

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何謂也

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

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未

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

斯自取也庸非命

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

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

求矣

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

程元曰敬珮

玉音服之無斁

斁厭也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

度已不如師之

易

子而教

易互也

今亡矣

亡廢也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

國非大臣也

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

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心不苟其位

非具臣矣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

日久不違

是仁人矣上文謂常也時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有慮焉亦三月

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

但慮而行書云惟精惟一允執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厥中言道心精微仁

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

得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

也或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年

瓊曰始冠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達道

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快謂

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遠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

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

經超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

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

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

故聖人後之

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

豈養蒙

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

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

矣

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

凡師教人量其志行

志

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

不變則斷不遇中

德全則

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則蕩

可從事則達之以書

於是乎可以立制

事無制不永

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

與盡性

性與天道合為元命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

志未定故驟

而語樂則喧德敗度

德未全

驟而語書則狎法

狎法猶舞文也

驟

而語易則玩神

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

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

之以宗

宗即統言六經也

列之以次

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

先成諸已

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

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

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制法窮理是也

亶其深乎亶其深乎

亶信也信

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奧

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

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

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

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

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
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

窮達時也

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

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
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

有行之者有遇之者

窮達皆由

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
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

吉凶命也

有作之者有偶之者

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

皆偶然者也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

治船伐盡麓盧谷反

帝省其

山其將何辭以對

掌林麓之官向辭對帝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

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

對之以道賢者當悟

愚者

非耶吾獨奈之何

愚者不知道不可對

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譽劉峻亦知言哉

孝標論曰

惟茲五交是生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

三譽譽許慎反

乎子曰讓矣

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

杜如晦問政子

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

何有

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

如晦出謂富威曰讜人容其訐

雖太訐必

容佞人杜其漸

漸猶不可况深乎

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

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續書

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續書君志志事不及太熙臣事至晉

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元經至隋開皇而太康而止矣不及惠止矣不及仁壽仁

帝太熙惠帝年號帝試立衰賤不及仁壽大業煬帝年號事事忍容言耶不忍言安所衰賤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

也子曰仁生於歎歲歎則仁者惻義生於豐豐盈則義

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歎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

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以

至治之代謂三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

皇時

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

大夫士五者

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

如標枝下如野鹿

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

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

故也賈瓊曰淳灘朴散其可歸乎

歸復也

子曰人能弘道

苟得其行如反掌爾

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

昔舜禹繼軌而天下

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

而天下陂

陂險也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

由上之所化

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

教

解上文人弘道

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為哉

若言經藉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

董常聞之謂賈瓊

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

當為決淳澗朴散之疑

子曰以性制情者

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

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感路也能制者少矣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

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

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

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

近庶幾也

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

曰不知

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

溫大雅或幾猶

也集中蓋隱者也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然也然似隱或問陶元

亮

潛字元亮

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

潛作歸去來詞

五

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

子曰和大怨

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而慕是也

忘大樂者必有餘樂

若顏回不改其樂是

也天之道也

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

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

中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

易曰

精氣為物游莫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

能神故曰

吾得之理性焉

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

薛收曰敢問

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

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且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

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者非

他也窮理者也

心謂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故悉本於天

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

此宗祀天神也近則

求諸已也

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

反已卒歸之人復性

如父與子性人一人一同

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

此大禘人鬼也

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

盥潔齊敬也盥古饗反薛收

曰敢問地祇

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

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

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

古祇字示旁作民

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

骨肉屬土

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

收曰三者

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

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

蘊者精與之稱

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

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

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

三才取其氣形已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

易行乾坤之中故因
三才之蘊始悟易

子曰躬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

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

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

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

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

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

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

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

子何營營乎嗟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天子

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

推災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

棄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此先王之道所以

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

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

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九

中說卷十

宋阮逸註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

關朗退

並注見上

魏之不振有由哉

國不振由賢人不用

子曰中國失

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

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時煬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

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

子曰

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

詩者之罪也

職詩謂史官不明辯

姚義困於窶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

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

子為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況為已乎吾不願子

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

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好

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謬說殄行至矣速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

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

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

師乎吾聞闕朗之筮矣事在闕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

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

舉吾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畫衣冠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為法

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

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

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弒子曰吾於續書

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

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

傷禮樂則述

章志

樂章禮志

正歷數則斷南北

南北朝

感帝制而首太熙

書帝

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

尊中國而正皇

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斷絕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歸得中國也

文中子曰動失

之繁靜失之寡

不得中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進不

禍莫大

於多言

言不以中

痛莫大於不聞過

自蔽

辱莫大於不知耻

自得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

知治而受職

齒肖學古

古之道也

此周制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

一網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引古語。反不知其政也隱者

言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

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

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豪傑強本國然棄禮義起兼井為苟且之道雖

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

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濫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並譏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此亡

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姦乎古謂之蛇豕

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喪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

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

謂之退藏於密

有道謂聖人

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

乎故聖人得以隱

紂疑文王則文王隱

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

也

演卦顯也就拘藏也

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

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

勿動勿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仲尼言仁

子

曰道在其中矣

道在仁中

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信顏氏知之矣

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

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

生民不復得而識也

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

忠敬文相循之法

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

誠亂也已

制度不立則亂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年

載而不用悲夫

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

仇璋進曰然夫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

儒職在祖述

馬知後之不能用也

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

是蘆是葦則有豐年

逸詩譬如農夫是蘆是葦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蘆悲騶反葦古本反

子謂薛收曰元魏已

降天下無主矣

無真主

開皇九載人始一

一平陳一統

先人有言

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

先人謂銅川府君

此吾

所以建議於仁壽也

開皇改仁壽

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

北南

朝偽亂相繼

必紹周漢以土襲火

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

色尚黃數

用五除四代之法

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

以乘天命

時乘御天

千載

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

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

所以

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

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

先必先正始者也

正始策首篇名

魏永為龍門令

永未見

下車而

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

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

終成

門人竇

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

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中說

凝常聞不專

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

此太原府君王凝
自記自中說之後

也

太原府君曰

獨府君者凝
二子所記也

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

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

後

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

教之略例焉

續經
略例

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

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

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

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凝
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

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敗出
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棧州

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

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

蓄儲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朴

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

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

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笑居家

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

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

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
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
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
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
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
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
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

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大
惟魏相有馬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
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
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
馬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
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

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
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
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
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
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
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
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

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
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
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
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
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
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
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

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
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
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
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
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
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
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
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

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
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
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
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
銅川府君燕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
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

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來斯
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子於是
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
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
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
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
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
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

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
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
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貞兮將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
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
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
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

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
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
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
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
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
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

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
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
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
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
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
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

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誼曰文中子絲麻設
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
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
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
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
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寄東西南北未嘗離身
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
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
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
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
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生輩
雖聰明特達然非黃薛程仇之比雖達明王心愧禮樂
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
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

廷大議未嘗不參預馬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
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
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
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
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
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
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
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

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
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
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
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
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
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
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微曰朕思
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
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
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
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閒宴之次謂微曰禮壞
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
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

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當邦家孝宣以
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
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十
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
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
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
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
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

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
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
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
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

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
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
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勸懇季父
荅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
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
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
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王
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

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

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
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
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
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
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彛郭
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

言深殆非彛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遂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

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
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
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
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祕書郎遷給
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
閒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田穆
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
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

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上兌

乾

兌上
離下

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

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藩臣秉政世
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
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
其在井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
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
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

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
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
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
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剝西北之
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
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
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
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

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
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末路
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
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
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
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
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
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

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
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
貴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
百六十六矣遠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
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
曰其唐晉之郊乎晉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
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
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

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見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

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
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
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
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
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
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
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

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達羈昭治亂
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
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
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
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
天命懸厯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
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
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

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厯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
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
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
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
安康獻公老子家謂銅川府君曰闕生殆聖矣其言未

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
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
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
九年巳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
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
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
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闕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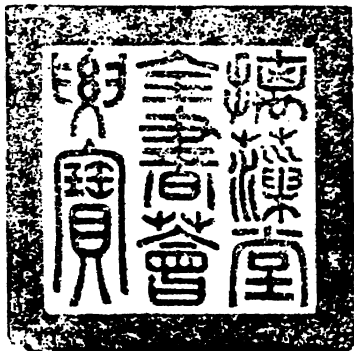
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
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
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
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
會仲父默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
焉禮論樂論各七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七小序惟元經
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

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予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
孫以為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元錕